

NOV 1 1957

# 明名臣錄十

劉寧 彭清 朱驥 牟斌 仇鉞 孫燧 黃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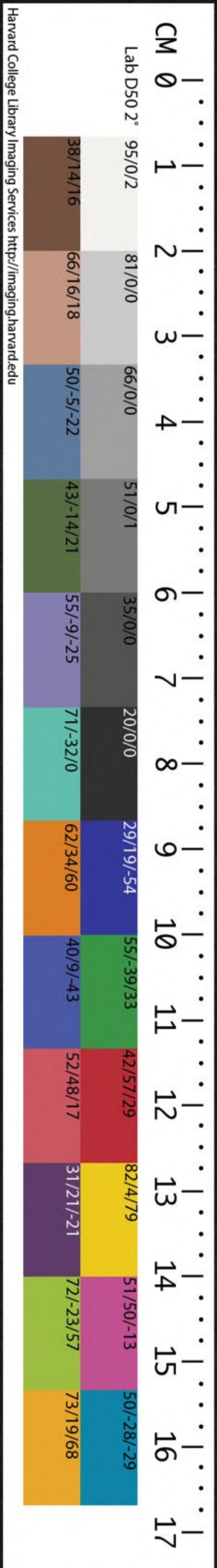
何遵 陸震 蔣欽 張英 石瑤 費宏 張亨敬  
張治 徐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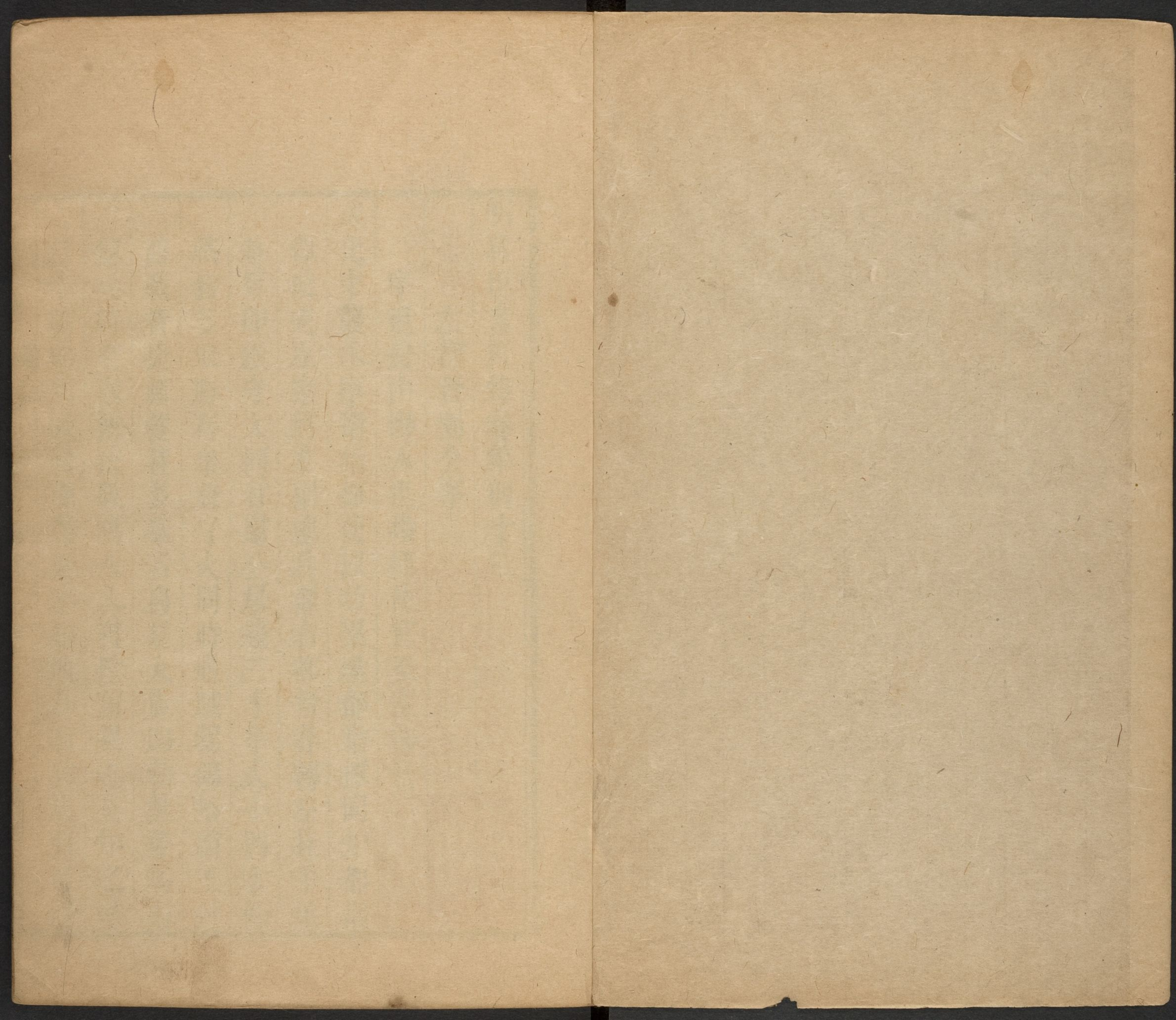
喬宇 王瓊 王雲鳳 林俊 彭澤 孫交 毛澄 陶琰 李克嗣

吳廷舉 秦金 趙璜 蔣瑤 方良永 劉麟 朱希周 周廣 陶諧

劉玉 楊子器  
廿五

T2259.7/2972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三

左都督劉公寧

字世安山陽人世指揮使官至左都督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成化中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叅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公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為叅將守大同時遇賊鵜鴿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為副總兵時有鹵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公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鹵驚疑不知所為有勒馬引弓以

待者公以馬箠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鹵  
坐一酋語不遜公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  
且留坐公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  
如約

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爲隊隊五  
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于中軍中幟出則  
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  
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公軀幹願偉勇畧過人  
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  
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鹵而陳銳不能用

公亦以此自諉云

都指揮朱公驥

字尚德大興人世錦衣衛正千戶官至都指揮使  
公生而龐厚性寬大不喜刻核嗜讀書耽學問樂與學  
士大夫游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于  
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謫  
戍威遠甲申召還仕

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僉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  
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  
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偕公遴選去留擇才以充不  
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遠近肅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辛卯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公矜  
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微功有真惠  
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何辜  
悉奏釋戍邊往錦衣用巨挺勵威公獨易之公在謫  
適鹵入寇因從總兵高陽伯禦之就陣擒獲把禿王  
以歸至是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

公小心慎密未嘗妄興一事亦未嘗輒遣校上下安焉  
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公有所論列率推諸官校以  
故從之蒞事者多至顯官而公不與也累荷恩賞委  
任獨至大司馬嘗奏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嘗奉命杖忤旨者或誣公用小杖上怒命中使詰責數  
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謹而待人極恕諸屬  
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凡有重獄苟可以  
求生者必爲之盡心焉

末主... 中... 國... 昔... 命... 并... 刊... 吉... 善... 友... 臨... 公... 田... 小... 林... 上... 誠... 命... 中... 出... 前... 有... 效...

錦衣牟公斌

字益之北京人錦衣衛指揮掌鎮撫司事卒年

十

弘治中爲錦衣鎮撫忠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夢陽以  
應詔下獄斌卽訊問曰壽寧事疏中胡不指事適指  
其爪牙夢陽曰慮對耳斌對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  
其羽翼何對爲獄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  
違而壽寧所訐奏十事悉弗入夢陽得釋

正德初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  
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

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闖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母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

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

### 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命有司飭公解以居之斌謝曰某逐臣也安敢居此自儆民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誦書有司供餽一無所受行橐蕭然及卒官爲治殮人咸惜之



咸寧侯仇武襄公鉞

字廷威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陞寧夏總兵封咸寧侯與世券以孫鸞罪誅削

或云鎮原平泉里人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便嬖適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將軍正德己巳劉瑾擅權激變寧夏奉安化王寘鐸爲主以討瑾爲名公陷賊中京師訛言公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勛爲叅將以公爲副

明各目言行錄卷四三  
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公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公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公嗾人謂賊何錦丁廣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東出而留賊周昂守城公又稱病亟昂來問病公喜曰二賊竝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也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卽座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逃

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真鑄府時真鑄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問悉解散去真鑄遂就擒城外諸守臣聞之亦縛錦廣等至大亂遂定卽超拜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時河北賊趙鏐等流劫河南聚衆數萬盜竊名字署置官僚所過州縣殘燒畧盡命公提督軍務佩平賊將軍印往征之賊平晉封咸寧侯與世券加祿百石

方寘鑄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公

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于大賢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三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字德成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  
爲逆濠所害世宗卽位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丁丑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慮囚江西寃獄多平反正德  
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  
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  
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  
益著

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優

臧賢偏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  
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  
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生殺不  
可禁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  
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  
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  
黨及羣賊依倚者相助爲聲勢公劾盡庶人奸黨言  
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密畫劾奸黨不得知  
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死  
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

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  
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  
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  
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  
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  
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  
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  
出會城兵器外府嘗嘆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  
吾處分故速滅

公見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四  
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  
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於是平囂訟  
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法墨旌賢峙糧練兵  
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穀贖罪整飭衛所郡縣  
募敢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會南昌人張儀  
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上詔遣重  
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濠大懼  
十四年六月丙午宸濠因各官入謝生辰宴伏賊府中  
俟諸守臣入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  
公曰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

公怒張目直視厲聲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太祖法  
制在誰則敢違濠戟手怒曰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  
叱左右縛公副使許逵大呼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  
反賊敢擅殺耶并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  
同許公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暝慘淡城中男  
女無不流涕宸濠竟用三賊爲爪牙僞稱將軍首遣  
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  
宸濠又遣人招窩賊窩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  
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  
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

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  
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  
謚忠烈賜祠額曰旌忠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  
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  
禮部尚書

王陽明祭公曰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  
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  
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初熾公欲力撲其燎原之  
勢而不遂及屢疏乞免又不獲請乃苟行曲成冀緩  
其發而徐爲之圖蓋公善處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

也比當危臨難仗節伸忠之死不回然後見公守正  
之心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恫然無疑矣

副使許忠節公達

字汝登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卒年三十七贈左副都御

史諡忠節

公長身巨口猿臂燕領沉靜有謀畧初爲樂陵令期月令行境內辛未春流賊劉七齊彥明颺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城浚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

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  
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撫院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  
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禁抑不貸  
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  
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  
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  
困則賄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

悉與公議

宸濠反縛都御史孫公將殺之公厲聲不屈曰孫巡撫  
朝廷大臣反賊不得輒無禮濠怒併縛公且問公何  
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賊今日殺我明日  
朝廷磔汝萬段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  
聽吾言當不至此遂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屍不  
臭蠅蚋不近數日貌猶如生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  
公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執繫獄戶部主事  
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叅議黃宏以索蹙其項亦死  
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



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  
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  
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  
進指揮同知錦衣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者  
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拘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身  
有執弗執首或割弗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  
必屑屑論也故杲卿罵而磔龔勝餓而殞巡先殺遠  
後亾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死者皆足賢  
乎

太守宋公以方

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瑞州知  
府死宸濠之難贈光祿寺

公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  
城隍公甚訝及守瑞乃知瑞古靖州也後復死于鄱  
湖亦異矣哉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雷火  
光燭天地爲之赤良久乃滅時公爲瑞守占之云地  
方當有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  
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求爲輒拒抑之

巳卯六月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公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濠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公前驅至舟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記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蔭其子爲太學生

識餘錄云公初在瑞州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以他事

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械公置舟中至黃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爲王以石爲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爲不詳遂出公斬之祭江比濠就擒衆不知公所疑爲脫械逃去故嘉靖初議卹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親見公之死爲人言之三十七年吳尚書山在禮部蓋瑞州人也得其死爲詳又爲請諭祭一壇

寺丞黃忠裕公輦

字伯固莆田人號石峰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  
大理寺丞卒年四十三贈大理少卿諡忠裕

初筮德安府推官有聲陞刑部主事掌十三司讞牘陞  
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  
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  
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竟不能沮

補武選郎中已卯春上將南巡時寧藩久蓄逆謀蕭敬  
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寧藩交通江彬又握  
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

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  
及之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畧  
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  
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  
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  
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一曰崇  
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  
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

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  
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  
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  
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竊見近時臣僚  
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  
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  
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  
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  
矣三日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  
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  
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  
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  
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  
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  
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  
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  
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  
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  
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  
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  
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及况

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亾也哉  
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  
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  
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  
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  
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  
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  
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  
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

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  
小人用事未有不亾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  
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  
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  
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  
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  
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  
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

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  
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  
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  
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  
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  
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  
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  
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  
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簡出宣付  
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

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  
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  
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車  
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  
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  
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  
陸竟死公體最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  
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

兩都盛傳公諫疏幾于紙貴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  
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公嘗

明各目言行錄卷四十四  
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

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入賀聖旦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虛晷病作竟不起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卹詔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壇蓋異數也天啓中補諡忠裕

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黃公刑部照磨劉珏

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侄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佾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之



工部何忠節公遵

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卿南都補諡忠節

公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為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西戌聯捷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公一以廉率之其或越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盡沒入之成

惠並舉比去行李蕭然

武宗朝逆彬導上遊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

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四出機穽下公等于獄復嗾其黨劾之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視賄爲輕重而賄又不至故杖視他人爲甚體素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旣卒南巡議亦竟寢方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

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  
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世宗卽位褒贈尚寶司卿封鐸如其官遣官諭祭其家  
錄世守爲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詔禮部爲祠專祀  
之

兵部陸忠定公震

字汝亨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以  
諫死嘉靖初贈太常少卿南都補謚忠定

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登第授泰  
和令始至卽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  
而一新其政有事干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卽詣稟議  
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  
于衆務得情而後已威德益著賑恤民艱邑遂稱治  
民戴之如父母立生祠祀之

召授兵部武駕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

伺釁車駕多巡幸公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以大  
臣申救得免已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洵洵  
懼變莫測公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  
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崇聖學通言路正  
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  
逆彬即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桎跪于庭五  
日三訊三杖而死

初公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  
等句又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  
容就義如此世宗卽位首詔贈太常少卿遣使諭祭

廕其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名曰褒忠

萬曆四年並祀本府三忠祠體仁公季子也公係獄權  
奸必欲寘之死絕其食飲體仁甫髫年乃變服爲他  
囚親屬饋于父歷荼苦萬狀母恭人徐以是強令承  
蔭選通政司主事歷臨江節推章州通判蒞官廉介  
有循政無忝先德云

御史蔣忠烈公欽  
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御史南都  
補諡忠烈

御史蔣忠烈公欽

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御史南都

補諡忠烈

時逆瑾擅權亂政偕同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  
聞筐篋間鬼聲戢戢公念此疏一上定掇奇禍彼鳴  
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  
視曰倘是我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  
壁公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  
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  
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劓甚諸人皆延醫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飲藥公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哀之  
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五年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  
祀之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巡按陳蕙以祭葬  
請特命給之

指揮張忠壯公英

京衛指揮使以諫死

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  
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  
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  
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弘光時上允禮臣請追諡陸震忠定孟陽忠介何遵忠  
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劉校孝毅林黼忠恪詹  
軾忠潔張英忠壯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終

太保石文介公瑤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隱後改諡文介  
與兄玠同舉進士選庶嘗弘治己酉授翰林院簡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重之少師李文正每日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克經筵展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孝廟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侍讀學士已巳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太保石文介公瑤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子太

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隱後改諡文介

與兄玠同舉進士選庶嘗弘治己酉授翰林院簡討德

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重之少師李文正每日諸後

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克經筵展

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孝廟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

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侍讀學士

已巳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

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  
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  
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  
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  
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時闈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  
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公力主之曬晾黃冊  
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西公以祖  
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

進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  
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  
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  
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  
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諷上力行  
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  
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  
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  
石云

公入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  
奪圻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十五  
三  
焉以請既得旨圻民大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爲業且  
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

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并中傷之遂逮下廷  
鞫臺諫皆白公無他大學士楊一清爲公等力辯之  
公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既入謝僦民車歸私  
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其面人望益歸重之

公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  
語輒中窾節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  
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詩文冲澹沉著自成一家  
言博極羣書根於理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曰彼

何所見第好名耳力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

少師費文憲公宏

字子充號鵝湖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廷試第一

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生而穎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伯復庵喜曰亢吾宗

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

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

伯補菴費公為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

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伯復菴方以

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公曰汝脫下第毋南歸

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公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第令入北監也復菴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  
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  
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

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辛亥以疾請告時史事將就  
緒敘勞當遷或止之曰盍需諸宏曰吾豈以身徇祿  
耶遂決南歸壬子史成有白金文綺之賜乙卯疾愈  
復任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  
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  
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  
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

稍增其數公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  
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  
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  
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公  
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  
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諸請託者皆絕跡  
辛未十二月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甲戌二  
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戢而復叛  
遣總兵李鋹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鋹以疽死本兵議  
遣劉暉往代鋹暉皆良將先平河北諸盜者也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  
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啣之旣而寧當得誥贈  
三代欲假此交歡乃具百金飲器密遣所親夤夜入  
餽公堅拒之寧益慙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巨  
萬金冀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  
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之者公因極言濠跋  
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遇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  
公曰某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  
能不與也公艱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旣而竟與之時

濠使在京知公力沮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  
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  
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  
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旨令  
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宗亦罷職

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縱火焚舟衣裝燬盡歸家謝  
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公羣從有訟人  
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摺撫入  
奏爲都察院所駁罷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  
細焚畧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公恐避處縣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濠又掠其從兄弟各一人去

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  
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  
民表等皆率兵往公爲贊畫方畧遣人間道致書于  
王公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  
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  
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  
獻策又急勤王之義臺省諸公交薦之下吏部題覆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公而宋亦召用時辛

巳四月也大禮議起相廷和與冕紀持之甚力公疏  
之外復有特疏公知上心懸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  
喜公而張璁桂萼輩亦樂公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  
命公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  
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公曰變生于激不叛者固多也  
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  
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  
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  
代還舊總兵江桓

時故輔臣楊一清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傅公超  
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當此之時張璁桂萼雖以  
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公亦不能異也璁  
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兩修實  
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于  
是璁萼復恨公甚于恨廷和憑藉上眷竝手而攻之  
矣公求去益力上慰留之是時上方留心詩賦時時  
召公與楊一清石瑤賈詠于平臺賜詩命和間獨召  
公討論桂萼復言詩詞小技聖人不爲徒令宏窺伺  
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宏招權納賄畏陛下察見假

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不妨政宏職論思朕合訪之  
璁萼從此攻公日甚至五上上不聽諭朕自有公處  
無再瀆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允之令馳驛  
去

家居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列上相久之移病去上  
念無與公爲難五賜手諭敦促還相乙未四月遣行  
人王獻芝捧勅促行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  
二日到京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  
元臣并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聞入告

上與公論邊事公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撫會戶部推

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令九卿會推如京堂例以盡  
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公遂薦姚鏞可總制上曰語  
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卽傳諭行定令推巡撫會九  
卿如公言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贈太保謚文  
憲

公雅尚儉約衣食不厭麤朴至于施行舉義則爲之不  
少靳捐田輸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  
殖農遇歲歉卽減租或有逋負卽焚券不復問幼出  
補菴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窶厚恤之嘗至濟寧見  
有旅襯在舟覆溺者厚助以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

如此所著有自慙漫錄若干卷藏于家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初名聰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文忠

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舉于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幾何而書院為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遂為諸生祭酒四十七成進士得二甲隸事大理世宗自興邸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上以世子入繼武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五  
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

公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爲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亶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獻王旣稱皇帝復稱皇考而光祿寺丞何淵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公力爭之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稱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于九廟之威

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恭王爲恭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于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稱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爲席書會羣臣復上議爭之得允

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尋賜

銀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譏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鷲而性特廉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日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巳丑命主會試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公至天津召還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

明名目言行錄卷四十五  
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  
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  
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  
之類後先殆盡

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  
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  
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  
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  
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公白之  
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

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  
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  
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于東西  
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帛羊酒  
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  
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

昭聖太后于上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太后日重昭  
聖猶以故事裁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  
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

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  
問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  
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  
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  
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  
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  
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而公  
持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爭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  
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  
大臣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太后及公世延齡  
得長繫矣

順天府學生藍雲者父戍邊死雲非在營生不當補雲  
因忤兵部郎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梗與  
雲友善代雲上書于公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  
兵部郎豈可以私忿陷一士耶卽呼部吏數責釋之  
是秋雲果中舉公之默于救人類如此

公久于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舊制行進士  
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出而無滯遺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  
且免夤緣外簾諸司之弊

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  
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卻永爲大  
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鹵以重僅  
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  
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  
乞歸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又三年而卒上  
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命有司治祭葬予贈諡公

沒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于人以  
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

予五世祖諱申時爲刑部主事亦以張延齡獄與  
諸司屬請堂官議緩世皇震怒幾置重辟賴永嘉  
力救廷杖三十謫湖州府推官不三月解綬歸

五世孫男開任恭紀

宮保張文毅公治

字文邦號龍湖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于位年六十三諡文毅正德丙子舉于鄉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故有龍湖垆榜元出之識正德己卯湖忽曠涸龜裂明年公遂舉南宮第一世廟卽位始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公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尋命主南畿試明年同考會試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七年秋命主考武會試擢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彘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亾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

十九年秋復命主南畿試明年拜南吏部右侍郎召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告全者公言于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

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

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習爲之少變

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公明習典章究極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五  
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決  
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  
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嘗欲裁定會典權衡  
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  
奸事格而止後鹵犯京師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  
云方鹵急時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  
遏涉騎會憊不支弗及上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  
玄撰公殊不自得及卒上頗不悅詔予以中謚文隱  
隆慶改元改謚文毅

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  
屈平生好引薦善類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  
晚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爲多與願違惜哉



太師徐文貞公階

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師卒年八十謚文貞

幼墮智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溪壑中衣絰于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公疏其不可孚敬召公盛氣詰之公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天下嶽瀆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公曰高皇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卽曰卽

君謂塑像古禮否公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  
忍毀也孚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  
親公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且毀之乎明公能  
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謫  
公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  
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馬公乃設  
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  
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  
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  
進祭酒擢禮部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鑄門

示重公則破例延訪折節下之見必浚坐疊疊咨訪  
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反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  
人顧見者咸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天下翕然稱賢  
兼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  
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鹵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  
恐公請出罪弁戴綸李珍于獄復其官俾敵愾自効  
又密言鹵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于還  
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鹵歸爲鹵乞貢上幸便殿問  
羣臣公曰賊浚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  
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諭以無番文故且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甌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  
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鹵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  
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居數日勤王兵集鹵亦退  
時朶顏三衛爲鹵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鹵有其  
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  
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  
密諮公矣

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撫按告急請兵而大司馬惑于  
職方郎不肯發公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公上  
疏爭之曰江南捐以共賊久矣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  
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  
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以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  
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  
焉

公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輒用軍  
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  
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  
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并令責將帥將較  
履肺肝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五  
守令勤則糧餉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  
公念鹵盜邊士不得田畜宣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可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公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

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卽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悚然乃寢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交章劾嵩吳張公門生也而董又鄉人以此大疑公密奏辨若指公主使者上下三君獄考掠遠戍之公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于撰立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公矣

永壽宮災上欲治之嵩言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公乃密言之工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蕃同之不許嵩恐而公曰與禮及兵尚書楊博不離  
工作次其興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而  
急構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進公少師兼支  
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卿而  
嵩日屈

公爲人陰重有權畧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  
分宜曰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見有  
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見遺者及後稍知上聞嵩  
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授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  
敗下其子世蕃獄戍之輟嵩直廬賜公

公旣居首揆書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  
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  
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次輔袁煒數出直公請召之不許公言凡事同則公公  
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衆弊生上曰善

上問公得人之難對曰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  
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  
在廣聽納廣聽納則深情隱慝無所逃奸未用者不  
濫進已用者不濫留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得  
此道也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

深治而言路恃此發舒矣

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爲武夫計功而文吏闔澤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

大鹵由牆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鹵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鹵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劄鹵恨司馬不蚤聞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

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

一裨將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之力也

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亾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

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五  
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無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切至  
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帝德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  
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  
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

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駕不出今  
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德  
休光于天下也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

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于是九卿大  
臣皆爲公辨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

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驕蹇不法置不問時當  
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辭悖甚公  
曰往已失刑再邀得賞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  
史唐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卽變有郭城李錫  
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于法  
不宜攻耳若往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  
道令都督疾擊殺之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  
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  
者聽頃刻而軍散無敢譁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塲勸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  
內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公疏阻之不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毋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代之受讎也吾欲使臺臣搜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所織作徑達御前毋落局中

少年手佑曰善一如公言

羣瑄毆御史于午門外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羣瑄以問公公念疏卽行彼瑄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乃使人致司禮之佐曰尚文者詰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爲御史惜公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詞得其人而速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



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  
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瑄窘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  
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  
御史張齊論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新鄭再起銜  
公未已乃卽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監司以  
伺公公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  
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松人遂訟公于瑞日以  
十百輩影闕者且數萬排門遶榻捶擊唾詈有司媚  
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  
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試目于先帝因調旨駁

其獄萬曆初公年八十大學士張居正言階輔相世  
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一時朝政修明  
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  
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  
白金蟒幣勅諭公奏謝官其一孫中書舍人其明年  
卒追贈太師諡文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六

尚書喬莊簡公字

字希大號白巖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  諡莊簡

楊遂菴為中書舍人時與公父職方郎中鳳友善遣公

受業遂菴見公德器恆以公輔期之初授禮部儀制

司主事改吏部文選司歷陞員外郎中門無私謁凡

三典考察輿情稱允

戊辰轉光祿寺卿專以裁節浮費以甦民困為務一歲

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春至六月不雨漕河

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宦瑾用事公卿多通關節  
公恬然自守後瑾敗獨皦然不爲所汙

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治尚簡靜說者謂得  
畢公保釐之道時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  
其前生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上疏極論其事  
甚傷國體且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  
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  
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  
之治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得釋  
上巡遊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于關陝以

伐鹵爲名乃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  
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俱  
不報

巳卯宸濠之變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  
老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  
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禱謝安  
之風

宸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公廉得其實卽偵誅其往  
來者并制瑯不與同事多執間諜梟之江岸濠計頗  
洩

先是公視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畧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聞變銳果能成其功

武皇南巡駐蹕留都倖臣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不軌心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鎖鑰城中惶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詐傳上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

### 遂沮

彬領西北勁兵膂力拳勇公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敵也先期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爲輿隸一日與彬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公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公因佯令召營兵遲之不至公曰始與我輿隸試邊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然南人甚矯捷方接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膀人應手仆彬大驚爲之沮喪異謀稍折矣邊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公隨地令諸人搏之大爲所挫因而斂跡

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駕意不可測公堅閉不納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公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成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幼爲武宗伴讀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公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使彬之譖不行也及駐蹕旣久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勸回鑾九月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

世宗入繼大統召爲吏部尚書公諳練部事至則正銓選抑奔競杜請托錄遺逸部政秩然

禮部尚書汪俊旣以議禮不合去上徑取南京兵部侍郎席書代之公上言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爲尚書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當時大臣擔負旣重氣魄亦大故敢爲危論如此

公家居淳儉所用皆陶甃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常如已出見不善怒形于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公長身偉貌聲如洪鐘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隸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

太保王恭襄公瓊

字德華號晉溪太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卒年

十贈太師諡恭襄

署都水司郎中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闢坐丈尺  
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  
稽不爽毫髮皆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  
蔽公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  
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  
海鹽徒千百爲聚勦捕之鹽弊爲清乃議輸粟法議

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之

公在戶部陝西司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邊帥乞糧草公屈指計曰某倉峙糧幾何某倉峙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駭服

蒞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防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勛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

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勛

鹵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公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

丁丑八月武宗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爲譖禍立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闡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

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扈蹕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鹵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嘗公籌畫鎮定之功也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下兵部議公呼賚本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可也何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卽當論罷矣賚本人回傳公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爲處分豈置之度外邪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

滅本兵甚爲失策賊聞之恣意刼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公卽請密勅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畧廷光卽命憲副彭某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卽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公之籌畫云贛州盜夫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公才之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蓋已爲宸濠計矣旣而太監畢眞謀于近幸



請監其軍公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

宸濠反聞朝士愕駭陰持兩端卜成敗爲從違公獨奮曰豎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請下詔削濠籍屬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真慎防瓜州壩不旬月守仁果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江彬許泰扈蹕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鹵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繇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兵部議爲地公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

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洶洶咸云彬且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

九卿無敢詣者公曰瓊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乎卽日詣通州覲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印往與彬歡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霍韜曰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故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勇智合德者能焉

武宗彌留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公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

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

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公死已赦出之戎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公上疏自列釋爲民鹵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公尚書總督諸軍事公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鹵去斬獲累二百餘公上言鹽池北邊鹵鹵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鹵旣阻牆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公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

指揮甚效力邊牆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  
餘兩持以白公公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  
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物何足問卽以賞汝後  
北鹵犯邊卽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  
人竟死于敵公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  
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公不數嚮盡撤與從官雖衆  
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

公旣入爲吏部會北鹵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惶遽請  
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爲必當發兵  
不然恐失事機衆皆不敢異同獨公畫題曰吾意以

爲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卽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  
所區畫防守頗嚴鹵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  
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  
疲勞未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鹵已  
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  
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  
河已報鹵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公遇  
孚敬手賀公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  
亦甚奇矣卽于報捷本票旨賞公四表裏銀二十兩  
明年卒于任公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論哈密事

相矛盾論者謂公議爲得云

霍韜曰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  
已寘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  
封爵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  
三也韜曰若是宜戮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  
牘嘆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  
張榮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查勅  
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濫詞故事軍功  
封侯伯兵部上論奏內閣據以擬勅富榮彬泰等封  
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

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  
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  
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  
都御史范鏞擅用贓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  
淮川蜀之功勲輿議惜焉哈密叛釁不得不黜法也  
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  
吏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于  
朝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與梁公亾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

賂擅與護衛乃駕禍于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  
又駕禍于晉溪晉溪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  
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  
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  
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彼不拒  
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  
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  
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  
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都御史王公雲鳳

字應韶號虎谷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三

公年二十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劾官獨立  
不懼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詢其矯激不  
顧也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公言于禮部尚  
書周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于佛老宮非禮  
宜爲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也乃  
不克用

弘治庚戌疏却貢獅子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陞祠

祭司員外郎尚書倪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  
公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陞郎中朝廷欲度僧乃疏列千餘言  
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危語不  
動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  
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博或姦盜教坊司或買  
良爲娼錦衣衛校尉獲賊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  
風公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  
賢兩祠爲後人式竝祠薛文清于鄉而斥韓王徵鑾  
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上皆嘉納由此知名

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公陳修德弭災之  
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上遂下  
詔求直言公又代尚書倪公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  
時閹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公  
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  
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伺公出入十  
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  
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比至問民疾苦典利祛害  
而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  
拆泰山廟以給學田士民翕然化之

已未李廣漸疎于上懼誅飲毒死得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至則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于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十政以收士學政肅清三秦豪傑莫不興起

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藝俗頗乖禮法乃申孝弟革風弊所按部贓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

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司關防凜然人莫敢犯同僚有過亦曰慎勿使公知詢郡縣吏之能否而獎責之丁母憂去服闋陞國子監祭酒時劉瑾貪橫公至無所餽怒欲中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公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

其法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

壬申御史楊邦禎等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公  
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聞  
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頌未聞唐  
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  
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旣不獲還之  
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爾他日秉史筆者  
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  
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貧  
之陸布政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

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  
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  
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去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  
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  
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唯鳳  
與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况今兩耳皆聾調  
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畎畝之閑民養親讀書忘  
歲月之不貸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  
間以必得遁藏爲幸縱猿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  
沮澤之中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稿傳京師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六  
爭錄誦公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之鎮豪猾  
久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  
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自叅將以下頤指  
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  
如賊在目前鹵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閱  
月丁父喪服闋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上疏乞致  
仕上不允准病痊起用公曰吾志遂矣遂歸不復出  
公天資豪邁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  
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立性嚴察吏不能  
售其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死生禍福之際不苟

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有小學章句博  
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行于世

尚書林貞肅公俊

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卒年七十六隆慶中贈少保諡貞肅

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曰他日當以文名世者

授刑部主事性侃直欲以經濟自見不與世浮沉推獄務明允事干權勢貴近莫適爲處者大司寇林公聰多屬之不撓執法名益起

成化二十年授四川司員外郎時妖僧繼曉以秘術因  
梁芳干上出入禁中被殊眷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  
金寶不可數計又請建永昌寺費鉅萬毀民居人心  
怨憤於是公上疏言今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  
動日月繼蝕饑荒半天下人民流徙填委溝壑拯救  
無策可爲流涕而妖僧繼曉乃請內帑數萬建佛寺  
臣按繼曉本一儉狎小人曩以邪術蠱楚府事敗懼  
乃竄身京師誤蒙聖眷五尺之童皆爲切齒敢復肆  
無忌憚惑亂聖聽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陛下聰  
明神智乃蹈梁武覆轍虧損聖譽蠹壞至治工役不

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禍未可言然縱之者梁  
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附之驟得美  
官觸之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僭如石崇數年之  
間假進貢買辦之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今內  
外百官以及閭井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  
之肉然卒不敢進言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  
爾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臣等何如人臣誠不畏死惟陛下裁察上覽疏  
大怒下公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  
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力爭曰祖宗朝未

有殺諫臣者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  
曰汝與俊合謀訕謫不然俊安知宮中事提硯擲恩  
恩免冠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左右矣趨出至東  
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歸  
臥邸中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  
公得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黻謫知州初公之草疏  
也自分必死區處家事其妻不敢諫其友勸止之不  
從通政閱其疏曰君能言人所不敢言吾輩愧死然  
雷霆之下恐有不測惟君再思之公曰吾思已三寧  
云再也置疏于案而去及廷杖大呼曰臣赤心爲國

死卽死耳安用杖時萬安附中官諫官皆不敢言公  
獨慷慨上疏直聲震海內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  
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  
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  
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公  
按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  
伺之果雹卽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  
之官代民償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  
四年陞按察使五年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  
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請貴州調官軍軍苦

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  
增修葢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臣謂興岐二  
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葢乞循寧襄德  
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公引疾乞  
休不待報竟歸

十三年拜南京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  
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闕內  
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  
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  
近時章疏當爲第一

十五年江西盜起勅公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譎忮害倍  
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具奏府殿易琉璃  
瓦之非謂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  
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  
如公言人服公先見云

武皇初政起公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四年改撫四川  
時逆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武廟好遊樂時宿於外  
而皇儲未建公甚憂之五年遂於川中復上疏請上  
還內宮擇宗室之賢養於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  
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魁柄

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理者其詞指劄切大忤左右用事者時藍鄙之寇方劇至卽宣布聖恩剿撫並行屢以捷聞六年六月陞右都御史疏請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卽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公去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世廟在藩邸久知公名入繼大統起刑部尚書上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冀有變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時近倖浸有用事者故疏及之

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不宜輒罷屢上親大臣勤聖學闢異端疏

太監崔文寵擅一人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異叅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夤緣內降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遣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奏言奉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陽鳳迄改錦衣獄又疏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盜官銀百萬兩乞提問追贓以平人心之怨憤不報公以爲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

公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公卽家上疏

人君以寬仁爲德剛正爲威方隆本生廣弘孝理而  
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難以保全臣奄奄待死敢倣  
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僭有獻言臣惟古者撻人于朝  
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致之死也臣及見  
成化時廷杖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然  
猶臥病數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  
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恤士氣始回不謂  
議禮異同偶于震怒輒復有此恐非祖宗仁厚之意  
伏惟聖明留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  
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

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懸結不報

公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  
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  
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淡厭末俗侈汰以  
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

尚書彭襄毅公澤

字濟物號幸菴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  
少保兵部尚書隆慶初贈少保諡襄毅

公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  
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卽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少留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  
第孰重邪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初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郎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公按之  
當抵罪或爲之夤緣祈脫死時勅中賚偕三法司錄  
重囚議將釋之公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之意爲言



公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  
出爲徽州知府徽治良漆器公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  
吏護還公父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  
財旣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  
卽貧椎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何貴異此耶舉火對  
吏燒之卽持一蓋裹一袱從關中徒步至徽府門告  
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曰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  
卽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  
白公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蓋袱入父怒曰吾從  
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爾

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公跪捧入父登堂跪公其下  
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如  
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徽何仰太守也諸公  
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杖公遂復徒  
步去公涕泣蕩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  
民大感悅以守制去

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時府有幸宦方得時或請附之  
公具棺府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准擬附棺矣  
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  
縣朝廷召邊將分勦之公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

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功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

時蜀盜藍廷瑞鄆本恕復起勢愈熾詔公充總督討之公悉兵破賊衆遁竄山寨多伏弩菁棘中公分兵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兵誅之且盡公還加太子太保

公嘗與言官論朱寧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公過王激怒之公復大罵寧乃銜之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

寇甘肅狀僉推公經理之公調寧夏兵自遣使詣土魯番予贈幣二千銀榼一盂求和還哈密及城土魯番陽許公輒奏事平乞骸骨歸而土魯番變矣瓊乃上言公擅遣使妄增歲幣謬言欽賞自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宜逮治下廷臣集議之衆爲公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中王壙石天柱皆爲公稱枉瓊迫衆論曰我豈害彭某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公奪職爲民而朝論大不直瓊

世宗卽位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公請率本

部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  
言官所建白奉旨允行者犁分臚列編寫成帙次第  
舉行上嘉納之

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  
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事御馬  
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闕住  
公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  
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傅倫  
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  
新任者饑虎之欲甚于飽虎况交代之際迎送供應

爲害實多今顧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焉有  
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  
各加戒飭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  
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  
耻之愆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和等亦以爲言  
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送問傅  
倫牛榮令照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  
實糾劾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  
者不必頻數更易又奏革定策恩典太濫上從之

二年御史史道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六  
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公亦奏  
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構引嫌乞休  
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救奸黨訐奏王瓊張宏  
陸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搏擊當路爲名真奸  
人之雄不可不治旣而科道交章劾公阻塞言路公  
上疏乞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  
伸徐景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  
之在天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  
所誣不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  
故亦言公非阻塞言路者公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

嘉極論公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  
諭乃出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  
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公處置哈密  
事并及楊廷和而公先坐爲民上不復罪也

公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容剛方不  
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  
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輒大呼恚忿  
左右皆廢當武宗南巡每遇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  
叩頭其忠敬如此

尚書孫榮僖公交

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八十謚榮僖

授南京駕部主事諸僚散衙歸舍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端毅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

弘治初三原入長吏部調公自輔薦陞選郎公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朗熒居吏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斟酌悉當才地京

師爲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

十四年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彝館正德元年陞光祿寺卿時逆瑾竊政諸所無益事耗民財有如木蠹公不激不隨臨機節縮省費不貲雖諸權貴亦安之

三年陞戶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五年調南京吏部本年陞南京吏部尚書未任六年陞戶部尚書時畿甸河朔流賊劉六劉七等鴟張爲中原患朝廷命將征討調度甚急四方以災上不得不覆某處蠲稅糧若干某處截留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不得時繼事皆難處公從容調停權其輕重緩急務濟事不務近名

又因民貧斂急不忍椎肌竭髓取償歲額而至于官爵之冒濫賜與之無節非時之宴遊無益之齋醮一切侈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因其所明乃歎曰胡爲使吾民至此極也于八年乞休歸隱九峰

公所居近興邸睿宗最愛重之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堧垣遶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召爲戶部尚書公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曹卒且以闡豎預邦計非

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筦蕃牧不宜臨筦  
輸納芻豆所筦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  
以牧牲植蔬令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  
嘉靖二年以老請歸四年卒於家贈少保諡榮僖平生  
言論恂恂誠懇畧大臣氣岸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  
云

太傅毛文簡公澄

字憲清崑山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一官至太子太  
傅禮部尚書卒年六十贈少保諡文簡

公方正端毅有經務才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  
諭德充東宮講讀官聲音清切義理明暢爲言于上  
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孝廟甚喜方中秋設宴遂  
徹以賜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  
康陵卽位預修孝宗實錄瑾矯奪官仍侍讀尋以侍  
講學士日講

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于公弗許旣

而廉其罪不至此邂逅爲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卻去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爲爾役耶其光明清介類此

正德壬申掌院事教庶吉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陞吏部右侍郎丁丑陞禮部尚書戊寅武廟南巡公上疏諫止兵部尚書彭澤坐哈密事將置重典公與廷議力救免之逆濠旣擒江彬擁邊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馘告廟悉從之

康陵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等迎世廟于興邸以功勅廕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辭充副總裁修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公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卽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或勸公將順者霍韜再移書公論今日主濮議非是公不從

嘉靖初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公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白爲之衆議遂息



時天子方自藩邸繼大統敬恭大臣憚公老臣正議侃侃遣內侍諭意故事太監詣部尚書與抗禮是日入門長跪拜公亟下扶之太監言上令行此禮乃諭意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令我不得伸所恩于親必祈公易議且囊金賜之公奮然曰老臣悖老不敢墮典禮獨有去不與議而已明日卽引疾致仕去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諡文簡公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而有司爲奏卹典其子守仁以書干公欲請易名之典公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公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

尚書陶恭介公琰

字廷信號逸菴山西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  
南兵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

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弘治戊申陞山東司員外郎故  
事刑部以獄訟繁劇奏讞惟艱擇老成明練者典部  
章疏謂之本科時大司寇特以任公凡諸章疏無不  
委曲盡情事者而諸司有疑事亦輒以屬斷比歲審  
錄又多所平反上下稱明焉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癸丑陞副使整飭固原固原爲西  
邊要害唐陷于吐蕃宋沒于西夏成化初滿四之變

三鎮幾搖固天下至險要區也公至練士卒繕器械  
廣芻粟積數年邊無警居人以安

辛酉陞福建按察司在任廉介絕俗每飯惟一蔬甲子  
陞浙江右布政使半載積羨銀三千兩悉入官帑乙  
丑陞福建左布政使正德元年調山東至今閩浙士  
夫言廉者猶曰陶公琰云在浙時言官會列藩臬之  
賢者薦于朝列置第一

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首黜臧吏黃金  
實等屬吏震懾有望風解印綬者丁卯陞刑部右侍  
郎適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季高而謙故豎瑾黨

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公往覈其事公  
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怒遂矯詔下公獄禁錮幾兩  
月乃罷官去瑾怒未已復兩以他事罰米四百石又  
追奪誥命是時瑾勢方炎無敢抗犯者率首鼠謝過  
幾脫死而公獨安之弗懼也

庚午秋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詔起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公剛介自持不附權貴往來過淮者有干卽不  
許有需索卽裁抑之官吏貪墨者悉置之法部內肅  
然歲饑奏取運司銀十萬兩賑貸民賴以全活者不  
可勝計

辛未轉南京刑部右侍郎壬申七月河北賊劉六自北而南犯桃源洞賊王浩八自西而東犯衢州狀聞天子命廷臣會雄才德望大臣總諸軍事廷臣以公上上可之陞右都御史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者以萬數公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丈公慮桃源賊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羣寮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明年春賊果率衆突入境公亟臨督戰賊潰走進兵襲

之餘黨悉平捷聞賜璽書獎勵賊平之後公又以開化常山遂安蘭溪爲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凡六閱月而訖工因引疾求退詔不許會總漕員缺復推往督之至淮一如前令然乞歸志益堅疏凡七上皆溫旨褒答最後乃得請仍許乘傳歸歲給祿隸辛巳夏世廟登極乃復起總督漕政淮民喜迓于道左歡聲雷動尋進戶部尚書左副都御史仍任前職壬午改工部尚書啓行之日淮民傾城出送獻欵號泣不忍去

癸未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叅贊機務至南都

屬歲饑死者相枕籍乃移文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頓平人賴以生者無算事皆已行而後具聞而又裁抑內臣進貢快船其數視常減半至今官民賴以弗擾時年七十有五累疏乞休言官疏乞慰留者再又具疏乃得請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如故仍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至壬辰七月以疾卒

公天性至孝四時祠廟有事雖老猶夙興率子孫躬奠如儀處族以厚遇鄉黨以恩有窮困失所者恒捐金濟之有喪者助之以棺平居嚴毅人不敢干以私自

奉節儉自常祿外一毫不取雖交遊贈遺一無所受每罷歸行李蕭然惟二竹筥而已節抗權奸清鎮雅俗貞方不詭少壯一節爲世名臣云

尚書李康和公充嗣

字士修號梧山四川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康和  
幼恬靜沉默一無所欲家人咸謂不慧而父愚菴翁獨  
大奇之卯角卽能草書工吟咏翁每以末藝爲戒遂  
棄其舊習一意慕古旣長偕伯父素翁北學京師爲  
西充少宗伯馬紫崖門下生初至適有邊急紫崖私  
試策舉兵儲爲問目卽條對區處精當皆有證據紫  
崖稱其年穉才老雖練達邊事者殆不是過他日司  
國幸執此以往子必勉之

公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尋調刑部以直道忤權貴出判岳州執法不撓彝酋至謀火公屋廬見絳衣神人而罷其後擢知隨州承荒曠之餘坊里凋瘵則謀求義倉之法酌宜而行民兵久弛則簡閱以時士益精銳後有巨寇流入境率衆拒之盡殲焉辛酉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聲時有中貴撓法正色不少屈常計事公署不合語侵之卽危言切責劾其貽害地方十餘事疏上孝廟褒其直中貴啣之欲甘心焉十六年會愚菴翁訃至去位獲免

正德改元閹瑾用事蓋中貴黨也必中傷以泄舊憾密遣其黨下陝西伺察久無所得事遂寢乃擯其服制違例矯旨免官未幾太夫人亦捐世方禪而瑾誅辛未復起補江西時宸濠陰蓄異志招納叛亾縱下淫毒公壹繩以法民恃以無恐楚賊據華林勢甚熾我師數不利與都憲王公贊畫竟致大捷六年以功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齊俗侈靡而臨清尤甚乃教以儉約於除戎簡閱之事罔不殫心力爲之盜不入境民用以寧

癸酉轉雲南按察司尋轉本省右布政使乙亥召爲順

天府尹行未半道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汴地下濕多河患逋租無算至卽疏聞咸賜蠲免民力稍蘇正德丁丑蝗戊寅澇民間大戚老者死壯者逃立條約下諸屬郡邑祛減尅之弊畫賑濟之方至終夜繞榻不寐偶得休糧方於書笥歎曰天若濟民此方必效吾不忍藏乃刊示四路民得此以活者甚衆汴洛故都會陵墓在焉盜利其中之所有多被發乃峻爲之禁令近居者守護防衛而未發者始得全時鎮守藉進奉名虧值市物如古器羔皮之類滾爲民病徐以溫言諭止之

戊寅改撫南畿已卯加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聞宸濠將稱兵犯闕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也值都督楊銳時爲指揮使及諸將庭叅於衆中揖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我乃奏請使視事而白巖喬公時任南畿本兵相與協心王室設方畧飭武備日以禦賊爲念已而賊兵東向舳艫相接氣勢銳甚抵安慶城下公飛檄城中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又潛遣間諜順流而下給云王師百萬四面至矣賊得諜語相顧錯愕城中偵知之士氣百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六  
倍鼓噪震地銳卽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宸  
濠就擒

武廟幸南畿降勅褒諭兵部奏敘功畧曰安慶密邇南  
都王畿屏翰李充嗣巡撫其地聞變設備遠近戒嚴  
調集民兵供輸糧餉潛遣間諜大張天威嚴行禁捕  
解散餘黨安慶恃以無恐而城守益固留都賴以有  
助而人心益安江西之變李充嗣之功實多加太子  
太保工部尚書仍兼巡撫

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水利之政久廢不講非常  
久計詔廷臣僉議下其章于撫臣比受命親蒞其地

尋訪淤塞故道多爲勢家所據力任衆怨無毫髮假  
借不逞者爲詢語上騰冀陰阻其事朝議復難之公  
卽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  
并永樂中夏原吉正統中周忱治濬舊跡請命司官  
二員分董其事共釐弊政詔遣都水郎中林君文沛  
顏君如環以受任使凡所請一切從之仍得便宜而  
行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煩苦考水之支節多岐而白  
茅港吳淞江二派爲大首興事焉乃駐節湖上且行  
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  
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凡椿木畚鍤給賞

顧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委廉能官分幹一毫不取於民故民咸奔赴無怨心復設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又置小艇百餘墮鐵帚於尾以爲疏導名曰鐵掃帚自是潮汐不憂壅滯淫雨不患汜濫蓄洩有道旱澇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京儲不至於匱乏矣

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

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一十八丈皆如環所理也益疏宜興湖州諸闕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歸安烏程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闕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於嘉靖元年四月

世廟龍興被詔陳言乃條上新政數事以正心用賢爲首務識者謂其知大體併嘉前績擢南京兵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六  
畜士卒有恩遇武弁以禮留都快馬船素爲苦役公  
剗刷冗費取盈數而止自是軍士得以寬恤而貪猾  
無所牟利矣

嘉靖丁亥以考績進階資治上卿居官清苦自圖書外  
無長物前後敷歷四十餘年所至以風裁自持然外  
和柔而內剛正以故始終不及于禍如閹忠孽彬在  
南畿恃扈蹕勢凌轢縉紳數有要求一切不與卒不  
能加害自晉尚書常曰大臣監止足吾不歸何待累  
疏乞骸骨蒙上溫旨諭留至戊子春移疾告歸是年  
九月卒

尚書吳清惠公廷舉

字獻臣嘉魚人戎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  
京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六隆慶中謚清惠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  
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屠浦  
召見公甚溫公因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  
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  
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  
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  
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器惡公曰彼專抗

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  
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亾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

弘治九年屠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令十年矣乃遷成  
都同知復起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  
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  
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  
使時逆瑾專權令各省庫藏悉輸京額外索取衆以  
爲當出于鹽法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興之

資瑾方怒矣而公又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  
不法又劾總鎮太監潘忠十餘事忠亦訐奏公逮繫  
詔獄無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戍鴈門  
逾月赦還鄉

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  
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畧  
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  
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  
得賊中要領時胡世寧方以按察使討賊騰檄開諭  
賊奉公歸公因與椽澄執酋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

而自劾輕身被羈狀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  
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  
副使撫治廣東諸府

十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  
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  
復出湖南定諸彝地界又疏言六事脩宸濠變宸濠  
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

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  
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  
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

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腆者方操兵教塲  
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攘臂大呼扼太監頰落  
其帽諸兵皆助鬪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  
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世宗命  
械繫波景腆且重治之公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  
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黜志聰罷之公還  
引見景腆壯焉爲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  
其嗜善如此

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  
天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卒之

日不能歛都御史姚鏞爲之經紀其喪

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登  
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  
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  
公獨經紀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弼  
亦爲舉人公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廷弼曰君  
子仕則爲君兄強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規哉公被  
逮時公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廷弼  
着舉人巾服操食食兄臥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

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爲奏記吏部尚書張綵綵  
救之于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七

尚書秦端敏公金

字國聲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七十有八贈少保諡端敏

童時穎秀不羣見兒戲却避之端默自若父授之啓蒙諸書退爲家人解卽能了其大義一日父對客以陸續命課一詩公援筆立就滿座驚嘆謂爲神授丁母憂毀瘠如禮自爲立傳

丙午弱冠登應天賢書弘治癸丑登第故相徐文靖溥在位召試館職公以父老急歸省不就文靖愈器重

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  
耶乙卯授戶部主事監督倉場糧斛差勘順天災傷  
總視諸司章奏事無難易摹畫悉當遷員外郎郎中  
正德中宦戚奏乞鹽引每從中報下阻商耗邊鹽法幾  
壞公當署堅奏格之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訓迪  
有方與前任邵文莊公齊名中州人稱秦邵云

庚午陞左叅政分守大梁道劉賊起畧河洛間將薄封  
丘公設法防禦會叅將宋振提師南下因邀與合陣  
遇賊于陳橋奮擊大破之士人立祠祀公陞山東右  
布政

甲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挾二  
僕以從所至問疾苦誅奸貪威讐惠流奏上便宜八  
事繼上十事皆艱危切務巨盜盤結四面蜂起乃擒  
賀璋廖琪于江討猺輦於郴桂靖叛苗于香爐峰其  
功最著

已卯逆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麗彬賊橫肆誅  
求禍且不測抗辭直奏請以一身當之民免于毒庚  
辰陞戶部右侍郎辛巳改吏部尋改戶部左攝部事  
清理勲戚莊田禁革勢要鹽引劄籍勾稽兩直隸十  
三省逋負國用漸充錄郴桂功廕一子爲錦衣衛世



襲百戶公辭免

嘉靖癸未陞南京禮部尚書公與同官以災異上言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不如初四言慎惜不如初五言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養不如初九言夫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馭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

移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覽而權實下移矣上是之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踰年召爲戶部尚書條奏國儲數事今尚循守不變丁亥年六十有一上疏乞歸賜璽書乘傳歸命有司歲給輿隸大臣及臺諫詣闕請留不報公旣歸言者不止復起南京戶部尚書廟工興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再改南京兵部尚書以年七十據禮引謝奉溫旨賜歸仍給輿廩如初以嘉靖甲辰卒

尚書趙莊靖公璜

字庭實號西峰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

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從父恆齋官蜀之黔江過石首舟觸漲濤公墜水流半里許不溺見者驚異讀書僧寺得賈人金囊于佛殿默坐其處須臾亡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賈探囊爲謝麾去

癸丑授都水司主事督呂梁洪置夫數千半爲土豪隱占甚至侵徧署徇隙地公召至諭以法豪憚威革心無敢後者

丙辰改兵部武選勵清操精選法吏胥斂服罔敢售其  
奸戊午遷職方司員外郎大司馬鈞陽馬公極器重  
之薦堪大用

擢知濟南府府有點吏能舞文爲政蠹守莫能制公預  
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  
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

海豐有殺人而逸者誣逮者籍戎久之潛歸有司獲以  
解府公察其罪密使人緝得渠惡伏辜戎者獲釋

漢庶人牧田故是海豐民田旣入官王府復奏乞公迄  
以歸民兩巨璫以選婚至郡皆憚公戢不敢肆府庫

積銀至二十萬有奇廩粟三倍之冊載詳明無毫釐  
爽後雖逆瑾查盤羅織竟不能中傷丁卯春陞順天  
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瑾誅復職

陞右僉都御史撫宣府革官吏冒收積弊歲省軍儲萬  
餘石調撫山東黃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氓  
使墾爲田許復其業倖臣錢寧令家丁鬻鈔禁弗得  
售

黃陵岡河變運道幾危擢工部右侍郎兼憲職奉勅總  
理受命之三日卽趨河上躬率官民三月胼胝水勢  
稍退貽文河伯與其責任數日狂流壅沙護岸三埽

告成人以爲神

辛巳轉本部左侍郎署部事奏毀鎮國府玄明宮并香房酒店保安洪福諸寺院泊諸權奸廬舍以備國用以紓民力修濬城池街道溝渠以至宗人府詹事府國子監城隍廟凡圯壞街宇一新葺之京師改觀壬午陞本部尚書故事工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令所司各具簿相覈驗凡大興作悉自計畫損裁俱多乙酉冬二品三載考績奏上遣中官賜羊酒累沐恩賜文獻通考敬一箴資治通鑑御製洪範序獻皇帝睿筆皆一時殊遇也

公在部剛正自持利害不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之追諫建戚畹第宅省差官陝西織造章凡數十上以是忤中貴人意乃乞休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疾辭不赴卒于家

尚書蔣恭靖公瑤

字粹卿湖州歸安人

進士官至工部尚

書卒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公守維揚類多惠政適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  
御及宦寺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  
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  
不復橫斂以取悅

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繚皆  
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過揚州公爲太守獨不  
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

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公曰揚州只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按堵如故

江彬怙勢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脅之公不爲動已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值公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絕無自辦此耳武宗笑而釋之

江彬又欲奪薩氏居創建督府以張威福公力持不可彬怒益甚屢譖公幸聖明知公有素畧無所入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卽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

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  
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  
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卽詔  
罷之

方迎駕時公布袍小帽奔走承應若奴隸然甚至自夜  
達旦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之旣扈送由淮涉徐  
步行露宿辛苦萬狀幾瀕于死而揚人德公更生立  
祠肖像焉會陞陝西叅政揚民皆遮道泣留蓋誠心  
感人至此

公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潛戒  
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  
汝輩被誣者得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其圓機應物如  
此

乙酉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戊子擢掌南京都察院事  
又晉司空明年駕幸承天則掌行在工部印其寵渥  
委任如此公自始任歷九官皆有節惠可稱如奉使  
却楚王之饋守荆而流賊慕其名不敢犯境者再又  
築黃潭隄防水患至今受其利者猶能誦之載於志  
傳甚詳

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一婦自樓瀉水

誤濺公衣左右欲置之公語以勿問其度量汪洋豈  
非所謂涇之不濁而澄之不清者乎庚子年七十二  
遂致政歸居家絕迹公府約南坦劉公箬溪顧公等  
十五人結社于峴山逸老堂其接人惟和氣謙德無  
不傾心愛敬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

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  
南刑部尚書諡簡肅

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  
作亂衆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公慨然請行時劉大  
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公統所部兵紀律嚴  
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數  
百有奇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真公歷  
二道每行部所至一切行李皆令官屬籍記比還令  
啓篋視之以絕點污丁父艱歸



戊辰服除赴補時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公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公徑趨出瑾固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公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營求謀補著令致仕去公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愬人命事欲用此中公遂奏遣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公無罪乃免

瑾誅起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鄆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爲總制林俊爲巡撫捉赴軍門詳議藍鄆平公贊畫爲多河南劇賊趙璲走湖湘間削髮自匿公計擒之

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朱挾勢多爲不法公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遜去

遞轉浙江左布政幸臣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公具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

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聞寧席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訾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在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公亟攻之

寧憾之不置公三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公家居闕邸報見時事日非憂形於色時逆濠結寧爲奧援公策濠反必犯安慶謀據留都會門生林同知有祿除安慶公教之宜密爲備已卯濠叛果如公策以有備卒敗歸人多服公先見濠旣擒寧亦伏誅世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公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鏞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吏

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公居官素謹家無贏  
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賜食  
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聞遣  
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賜月  
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餉兼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南刑部  
尚書而公卒矣訃聞賜祭葬諡簡肅弟良節與公同  
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績

尚書劉清惠公麟

字元瑞金陵廣洋衛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工部  
尚書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第後初觀政時外戚張氏驕橫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  
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  
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寃滯無  
慮數百人

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  
月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  
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

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時與  
龍霓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  
太初亦以羈旅入社爲湖南五隱瑾誅起知西安遭  
內艱去郡

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饑鹵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  
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  
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  
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  
乏

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  
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  
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  
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  
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  
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  
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  
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  
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  
公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惟灌畦賦詩爲  
樂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

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  
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  
不知也性清約蔬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母弟鳳尤  
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爲志  
大宰李默言公儻居深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臥內  
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峴山  
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  
達夜其風尚如此

公故人龍西溪霓有弟歸葬公送之柩臨發公向扶柩  
諸人曰列位大哥有勞你擡我龍三哥穩當些遂雙

膝跪下高義邁古今矣非特以貴下賤爲可稱也

尚書朱恭靖公希周

字懋忠崑山人弘治丙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公自少岐嶷不凡識者知其大器年二十四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看公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此段公遂備書之閣下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爲博學薦爲第一授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年以修會典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煽虐撼制詞僚公不屈從中奪公官一級仍爲修撰孝廟實錄成復公官如故庚午主應天鄉試

已卯改南禮部侍郎時條議大禮更定尊號公等上疏曰本生二字無貶也惟恐妨于正統故默寓夫親親之意陛下考孝宗母張太后三年矣興獻帝興國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廟社稷詔頒天下未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信後世上不允乙酉陞南京吏部尚書前後內閣大學士員缺博咨舊學公言盈庭數以公與熊峰石公瑤序菴李公時對二公果相而公邁會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

公在南銓當丁亥考察媚嫉者譖言于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爲公私公乃力辨其非曰察僚庶以別賢

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勅有司歲給夫廩恩數之隆今時未有也

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簡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峰先生知之

先墓在陽抱山乃密邇丘廬結宇謝客惟以山水文籍自娛每日眈則小史進觴退立戶外觴乾復進餘酌

習以爲嘗諸非其好也先是公居京師皇考觀察公  
訃聞自旅邸至張家灣徒跣行百餘里時以爲難  
歷宦餘四十年田廬一仍先舊未有加焉自錢夫人下  
世卽不娶而室亦無姬媵生平恬素純一無細大過  
舉聞巧詐淫佚之事輒挺然不信曰世豈有是哉吾  
不知之也老隱陽山幾三十載中外薦牘以百計公  
竟不起臨終戒其子母請恩于朝倘朝廷易名願勿  
以文爲謚犯吾父諱故今謚恭靖從公志也  
公初舉狀元畧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  
禮部侍郎家人載席一車爲公買宅費進都城宦者

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  
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城外

衡山嘗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玉峰混然一純德人  
也

公家居時提學將按臨其夫人謂公曰今兒輩將考試  
可對府縣一言公搖手止之曰且低聲毋使蒼蒼聞  
之我輩有勢力者行請托將置孤寒何地乎卒不可  
其制心如此



侍郎周公廣

字充之號玉巖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

南京刑部右侍郎卒年五十八

公生而英邁迥異羣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覩大司馬  
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卽砥礪名節不諂流俗旣授知  
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贄  
言動端凝廉正自束兼以宓子賤爲師日禮耆儒用  
資啓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聞悉諸  
所興革咸飭人心方及期月母卒於官貧無棺殮鬻  
內釵釧始克昇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

其持身如也  
公家無雜學  
其夫人歸公因令其辭職  
公家無雜學  
其夫人歸公因令其辭職  
公家無雜學  
其夫人歸公因令其辭職

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淦抄掠永豐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也賴以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不及公公亦漠然

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屏四裔以禦魑魅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

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之乃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彝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其名或以奇貨爲獻峻爲拒絕使益敬憚

時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

敢救御史有言而解

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繹絡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輒加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構陷批根往事復謫竹寨驛丞竹寨在潞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乃誅茅爲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

辛巳世廟卽位首舉遐遺詔復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至則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覲數百歸之宗令市其菴業士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

綜理學政躬自爲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叅德行時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公與焉

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公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安乃又申勅憲章釐革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釋冤抑叅伍之下咸得其情刑用不濫始至鎮守遺金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諭鎮守憚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移檄禁遏及入省城繩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謠

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  
憚其商論政務虚心延訪雖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  
賢亟爲薦揚於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  
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訾  
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撫因疏乞休上雅知其  
賢且命吏部擢用己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  
二年辛卯以疾卒於官舍寢疾時當大比三子皆應  
試留都護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令趣治後事且曰  
吾平生間關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  
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神間氣爽怡然而卒

侍郎陶莊敏公諧

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選庶吉士  
仕至兵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贈尚書賜祭葬諡  
莊敏

年二十二領弘治乙卯省元丙辰庶嘗改授工科給事  
中首疏乞緝熙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亾之故  
且請以大學衍義置禁中以備省覽未幾以父喪歸  
起復會劉瑾輩竊權亂政疏劾之前後疏上若戒逸  
游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  
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

直指羣邪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大憾之以他事  
誣陷廷杖落職爲民憾猶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  
庫遂駕言缺乏布疋提解詣京下之詔獄君撫百端  
誓死不爲動乃復杖謫戍肅州衛怡然就道瑾敗被  
詔還家

世廟龍飛追錄耆舊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  
京水兌省費鉅萬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  
死以寃走匿公曰第無恐果寃吾爲爾辨之煥九出  
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誠門  
者執跂而矚者入盜叩頭曰是實賄我建昌獄中使

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  
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  
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  
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灰處啓灰  
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折獄平反類若此

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於沿河皆植柳  
以固堤又于大堤兩傍遍植葭葦採取捲掃以當草  
束椿木則免樹商之稅給價徵納葭麻則以水利河  
道贓罰紙米俱折糶麻費減用周無煩於民總理臺  
臣奏請通行論者謂歲省費十餘萬

擢本藩叅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  
勦公默自定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  
寧擢右方伯尋轉左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  
巡撫至則條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  
貪吏行之及期厥有成績乃遷少司馬仍兼中丞往  
督兩廣羣盜橫恣掠破城庫甚者僭稱王號公至盡  
心經度隨宜勦撫若西山瓊州連州古田南平七山  
暨海賊凡七獲大捷斬俘總數萬計招降復業者總  
二十餘萬計又添設建白等縣分屯固守以絕後患

反側旣平復謂廣右列壤遐僻文教未洽乃立嶺表  
書院簡郡邑子弟之秀者親爲之訓誨務在廣揚德  
化作其良心俾爲民表率士旣綏懷俗亦丕變至於  
今賴焉

丁內艱歸起入贊本兵殫心武事思爲遠猷日夕考求  
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侃侃必盡所見勿恤異同厭  
俗流靡退食輒杜門不事交謁衆皆歎服稱爲古君  
子居一年遇廟災懇乞避位奉旨致仕旣歸唯覽書  
課農不求安逸族黨有貧乏者賙之歲荒爲粥通道  
以濟餓者存活甚衆嘉靖丙午十一月有疾將終強

起正襟端坐命取忠靖新冠易之遷於正寢而卒

侍郎劉端毅公玉

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諡端毅

公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也間侍客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其夙慧不凡如此

為輝縣令力拯凋弊歲饑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民恐為公累爭先歸粟墾田勸耕奏蠲虛稅民

復業者累千計設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

召爲御史指揮胡震夤緣內降驟陞指揮使守備通州

公疏言倖門斷不可開且官以賄遷必將虐民償費

俄被旨巡視通倉具得震貪暴實跡劾奏黜之

乙丑按圻內諸郡太監吳忠選婚不敬亟以狀聞忠竟

罷境內多貴戚權宦皆肅然敬憚之會天變陳言六

事其一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厲庶官擇內侍攘外

葬武宗嘉之

公復疏劉瑾等八黨煽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

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遂罷歸復構

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

還

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敦本

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爲大理少卿

所讞疑獄以卑幼引盜劫尊應從重論得俞旨著爲

令

己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逆濠變傳檄致詞

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

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奮徵崇

明舟百餘水兵千人募勇士合操以援安慶濠阻而



遯陽明王公旣擒濠簡濠籍公卿多餽遺賀啓惟公  
介然無染

嘉靖改元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  
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於家

公學一主于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  
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  
庇風雨尤精于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  
本末惟所用之

布政使楊公子器

字名父號柳塘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左布  
政使卒年五十六

除崑山知縣治行卓然以父憂去服闋除山西高平縣  
巡撫薦其才改治嘗熟縣三載攷最召補吏部考功  
司主事正德丙寅轉驗封員外郎尋陞郎中每談治  
體自六部達諸鎮歷道其故及當變通之宜北鹵犯  
邊嘗陳邊務數十事馬鈞陽劉華容二公皆重嘆許  
弘治末多所建白至孝廟山陵方起聞有水石爲病上  
疏言之至下詔獄執不變未幾還原職

歷三邑因時立政畫然歸於禮法毀諸淫祠以其材充  
廟學公署之用常熟稅入常後期令先輸者無耗期  
日遞加旣乃以多益寡耗足轉輸而民無敢後矣東  
南諸水由常熟白塘入海工侍淳安徐公常合四郡  
疏利之會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便率  
民間之比歲衝流日滾水不爲患汴城苦遠汲鑿井  
城中數十處皆得美泉又作屋以居織染貧匠其惠  
利如此

爲考功郎中逆瑾勢方熾會有擬以翰林處之者聞之  
亟爲書辭於內閣事因以寢識者避之

出爲湖廣辰常道會郴桂賊起遂請改道自効冒暑提  
兵勦平之會轉河南時方以郴桂積勞成疾而東賊  
方渡河天又寒甚有勸緩行者亟輿而住卽至嵩縣  
居守賊方走湖廣曰賊必復向汝州洛陽藩籬備不  
可缺乃自嵩馳赴之賊至方食登城晝夜調度手書  
示城中人曰不上城及上而輒下者皆斬旣而有將  
下從賊者卽斬以徇城守益堅遂引去其臨事應遽  
如此

公沉默厚重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遊處恆掩其  
短而揚其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于自處

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爲  
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則曰得做此  
足矣子孫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囑之曰都下故人  
有問我者可實以吾病告之且爲我寄語知己倘有  
推轂幸爲我遲遲勿驟

公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高平常熟有去  
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  
德尚或累于毘陵之傳某何人而可以當此在吳中  
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爲嘉話嘗曰但官負  
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平生企慕古人而疎濶俗士講求正學而排斥異端崇  
尚道義而輕畧勢利孝友之行人所共知嘗諭諸子  
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亦何用聲  
名在海內者幾三十年平居自奉服食不求豐美位  
至方岳無異寒素訃聞于京朝廷大臣及士大夫皆  
以公位不滿德才不究用爲惜

都御史陳察請謚名臣以勵世風事已故河南右布政  
使楊子器資稟剛方學識敏博三爲大邑善政重于  
去思十載銓曹才望藉于羣口歷中外因事建議裨  
益居多亘始終持已克堅利害不計決疑金井特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七  
孝廟之終長跪禁門甘繫武皇之始居家惇崇孝友  
趨朝恆勵勤勞凡著書務明大經其詠史尤昭往鑒  
謚法應事有功曰敏博聞多能曰憲子器也請謚敏  
憲可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七

終

